

THE RANCH

牧场

〔美〕丹尼尔·斯蒂尔 著

刘晓媛 译

营造经典的爱情故事
描写真实的社会生活
世界第一畅销书女王

Danielle Steel

北方文艺出版社

THE RANCH

牧场

〔美〕丹尼尔·斯蒂尔 著

刘晓媛 译

北方文艺出版社

黑版贸审字 08—97—0056

©1997 by Danielle Steel

©1997 中文简体字版专有出版权属北方文艺出版社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责任编辑:马合省

封面设计:钟 嵘 冰 冰

责任印制:刘玉龙

牧 场

Muchang

〔美〕丹尼尔·斯蒂尔 著

刘晓媛 译

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哈尔滨市道外区大方里 105 号)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4 字数 320 千

1998 年 5 月第 1 版 199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 000

ISBN 7-5317-1056-0/I·1035 定价:25.80 元

内容简介

唐亚、玛丽·斯图亚特与佐伊是大学时代情同手足的同窗好友，毕业之后，她们各自在生活与爱情上有着自己不同的道路：唐亚凭借着美貌与天资，通过奋斗成为首屈一指的歌坛巨星，但是她辉煌灿烂的事业也为她带来了不幸，她数次离异，正面临着婚姻的危机；玛丽·斯图亚特事业一帆风顺，但是儿子的自杀却给她与丈夫的关系蒙上了一层阴影；佐伊将她全部的精力投入到工作中，成为声名卓著的医师，但是在一次意外事件中，她染上了爱兹病……

三位阔别二十多年的同窗好友，相约团聚在怀俄明州的牧场。在这里，她们重新了开掘出生活的内涵，分别遇到自己的意中人。唐亚与葛尔顿，玛丽·斯图亚特与哈特雷先后邂逅坠入爱河，佐伊也摆脱了心灵上的阴霾，接受了同事萨姆的挚爱。当生命的阳光照耀在她们身上时，生活又一次发生了意外……

本书以细致入微的笔触，描写了西方社会的女性世界，反映了她们在各个领域的生活；故事情节曲折交错，人物形象鲜明独特。

责任编辑 马合省

封面设计 钟 嵘 冰 冰

作者简介

丹尼尔·斯蒂尔，当代美国女作家。自七十年代开始，她的每一部小说皆成为英美各大媒体畅销书榜的首选之作，并被译为多种语言在世界广泛流传。迄今为止，其作品已超过四十部，发行量突破四亿册，被视为当代世界文坛的奇迹。她擅长编织凄美奇特的爱情故事，对两性情感心理的描写，深刻细腻，高洁明净，被誉为当代大众阅读的经典大师。她本人既明艳动人，才情绝代，又锋利洒脱，意蕴深邃。

本书为丹尼尔·斯蒂尔特别授权，在中国首次堂皇面市。

ISBN 7-5317-1056-0



9 787531 710561 >



本书由丹尼尔·斯蒂尔特别授权

第 一 章

在任何一家超级市场上，这位推着小车、在罐装食品与美味的调料之间走来走去的女人都会显得与这些地方格格不入。她齐肩的棕色头发如丝缎般光滑，皮肤细致而美丽；她的眼睛是棕色的，又大又亮；她身材优美，指甲修剪得很精心；她穿着一身海蓝色的亚麻布套裙，看起来好像是从巴黎买来的；她的高跟鞋也是海蓝色的，还有钱内尔牌的皮包。她身上的每一件东西都是如此完美。她原本可以轻易装出过去从来没有到过超级市场的样子，但是她在这里如同在家里一样轻车熟路，实际上，她常常在回家的路上到这些坐落于麦迪逊大街与第七十大街的商场来购物。

大部分的采购任务由他们的管家来完成，但是玛丽·斯图亚特·沃克有一种有趣的保守的生活习惯，她喜欢亲自做饭。她喜欢在晚上当比尔回家的时候亲自为他准备晚餐，甚至在孩子们还很小的时候，他们也从来没有雇用过厨师。尽管她看起来纤尘不染，但是她喜欢做家务，每一件琐细的小事她都要亲自操持。

他们的公寓位于第七十八大街与第五十大街交界处，面对着景色秀丽的中央公园。他们结婚二十二年，有将近十五年的时间里一直住在那儿。玛丽·斯图亚特的家庭是令人羡慕的，她的孩子们打趣她，说她一切事情都追求完美无缺，追求绝对正确，这是很容易令人相信的。看一看她吧，在她身上很容易发现她对完美的那种不可抑制的追求，即使在炎热

的六月份的纽约，在闷热的傍晚六点钟的时候，开过了六个小时的会议的玛丽·斯图亚特看起来还如同刚刚化完了妆一样清爽，甚至她的头发都没有一丝的散乱。

她挑选了两块小牛排，两只烤土豆，一些新鲜的芦笋，一些水果，还有一些酸奶。她很容易地就想起了往昔那些日子，她推着装得满满的手推车，里面都是给孩子们买的食物。她总是不赞同给孩子们买那些在电视广告上出现的食品，但是孩子们喜欢，她也抵制不了购买它们的诱惑。这是生活中的微不足道的小事，但是过分地溺爱他们一些，给孩子们买来他们喜欢的泡泡口香糖与麦片粥对他们来说却非常重要。她从来没有拒绝过他们的要求，也从来不强迫他们去吃那些他们讨厌的健康食品。

就像纽约的大多数家庭一样，她和比尔对他们的孩子期望很高，他们希望孩子们在任何事情上都要达到完美的标准，至少也要接近完美：他们要有出类拔萃的运动才能，要正直诚实，品德高尚。事实证明，泰德与阿蕾莎都是容貌清秀的孩子，他们在各个方面都引人注目，无论在校内还是在校外都出类拔萃，属于优雅的那一类。

比尔在孩子们还很小的时候就开玩笑似地对他们说，他希望他们成为完美的孩子，实际上他与他们的妈妈都在期待着这一点。当孩子们长到十岁与十二岁的时候，阿蕾莎与泰德一听到他们重复这些话，他们便对他们的父母发出了嘘声。但是父母的话还是有些道理的，他们也都清楚，他们父亲的真正意思是想让他们在校内与校外都成为最杰出的人，将他们的能力发挥到极点，即使他们不能事事成功，他们也要努力尝试。这对任何一个人来说都是一个很高的要求，但是比尔·沃克总是对孩子们严格要求，而孩子们也都达到了要求，

就像他们的妈妈在一些时候看起来有些刻板一样，他们的父亲也是一个真正完美的男人，他希望他们的孩子们也是这样的人，就像他希望于他们的妈妈一样。比尔给他们三个人都带来压力，不仅是给他的孩子们，还有他的妻子。

玛丽·斯图亚特在将近二十二年的婚姻生活中，对比尔来说一直是一个完美的妻子：她为他布置了一个完美的家，养育了完美的孩子；她容貌美丽，善解人意，总是做着让比尔满意的事情。他们的居室不仅成为《建筑指南》上的居室的典范，而且还是一个充满着欢乐与温馨氛围的地方。在他们的生活中没有什么招摇与炫耀的东西，一切都是精心设计，完美布置。在玛丽·斯图亚特的工作中，你看不出任何一点做人的东西，她让这一切看起来似乎都是毫不经意的，虽然很多人意识到她所花费的心思决不会是看起来的这样少。让一切事情看起来都似乎是出于无心，这是玛丽·斯图亚特送给比尔的礼物。

多年以来，她组织的慈善活动为一些重要的慈善机构募捐了数十万美元的捐款；她是博物馆委员会的成员之一；她不知疲倦地帮助那些受伤的、患病的、或者生活在恶劣环境中的孩子们。现在，她已经四十四岁了，孩子们都已经长大了，除了继续组织慈善活动以外，她在三年前加入了她一直以自愿者的身份为之工作的哈莱姆医院委员会，那个委员会的宗旨是帮助那些身体与头脑都有残疾的孩子们。

她也是城市艺术博物馆与林肯中心的委员会成员之一，每年组织各类的集资活动，因为每个人都想要她帮忙。她非常忙碌，尤其是现在，孩子们不回家了，比尔在办公室工作到很晚，他是华尔街国际律师事务所的主要合伙人，负责管理与德国和英国有关系的重要案件。起初比尔只是一个见习

律师，玛丽·斯图亚特所做的社会工作对提高他的声望起了很大的帮助作用，她为他举办娱乐活动，一直如此，虽然今年他们的生活有些安静。比尔一年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在国外旅行，尤其是在过去的几个月里，他正在为审理伦敦发生的一个大案件做准备工作，这让他经常不在家，而玛丽·斯图亚特的自愿工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多了。

阿蕾莎在法国的索邦念她的大学三年级，这样玛丽·斯图亚特今年就有了更多的属于自己的时间，使她有机会去做很多事情。她又参加了一些其他的慈善活动，读书，在周末或者是星期天的时候到医院里做自愿者。只有在床上读书或者看《纽约时报》时，她才放纵自己一下。

她的生活忙碌而充实，看到她，没有人会怀疑她身上正有一些东西逐渐失去。她看起来至少要比她的真实年龄年轻五至六岁，虽然她今年比往年任何时候都要瘦一些，但是这并没有让她显得衰老，反而让她焕发了青春。在她的身上有一种温柔的气质，人们喜欢她的这种气质，孩子们也能感受到它，尤其是她为之工作的那些孩子们。这是一种从灵魂深处流露出来的真正的善意，它超越了社会的界限，让人们忘记了她所来自的那一个阶层。人们感受到在她身上萦绕的那种令人感动的东西，有时候甚至是怅然的东西。看起来她似乎理解最深沉的悲哀，并能忍受最沉重的痛苦，然而在她的身上却没有任何阴霾的迹象。她的生活是完美无憾的，她的孩子们聪明过人，成绩斐然，而且美丽无比；她的丈夫在事业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在金钱与声望方面都引人注目，他在事业上受到极大的尊重，和他们在社会活动方面受到的尊敬一样。

玛丽·斯图亚特拥有大多数人都渴望得到的东西，但是

当人们观察她时，却能感觉到一种悲哀的阴影，这是一种看不见但能感觉得到的东西，也可能是一种孤独的感觉，这看起来更让人奇怪。像玛丽·斯图亚特那样的拥有成功的事业与家庭的女人，怎么会感觉到孤独呢？当一个人感觉到她身上的这种东西的时候，他是要潜入到她的心中去感觉，而不是通过眼睛来观察，这让人感到不可思议和难以置信，以至于会让人怀疑起他自己对她的直觉来。没有理由去怀疑玛丽·斯图亚特·沃克是孤独的或者是悲哀的，然而当一个人对她观察得越仔细，他越是会感觉到她是这样的，在她优雅的外表下面，她的内心深处流露着一种深深的悲剧意识。

“你还好吗，沃克夫人？”付款处的男人向她微笑着。他喜欢她，她美丽而且总是对他彬彬有礼。她询问他的家庭，他的妻子，还有他的母亲——他的母亲在几年以前就去世了。她过去时常带着孩子们一起来，但是现在，孩子们都离开了家，于是她独自一个人来到这里，总是与他交谈几句，让人不喜欢她是不可能的。

“我很好，查理，谢谢。”她对着他微笑着说，看起来非常年轻。她看起来与一个女孩没有太大的不同，当她穿着蓝色的牛仔裤在周末走进商店的时候，有时候她看起来就像是她的女儿。“今天很热，是不是？”她说，但是她看起来似乎没有受到一丝炎热的威胁，从来没有。在冬天，尽管天气寒冷，每个人都穿上了靴子，戴上了帽子、披巾与护耳套，走过结了冰的大地与泥泞的雪地，但是她仍然穿着入时的衣服；在夏天，当每一个人在致命的热浪中昏昏欲睡、疲惫不堪时，她看起来却平静、恬淡、清爽。她属于那一类人，他们看起来似乎永远都不会出什么差错。她从来都没有失去控制力，当然也从来没有发过脾气。查理见过她与她的孩子们在一起大

笑的情景，她的女儿绝对是一个美人，她的儿子也是一个出色的孩子……他们都是。查理认为她的丈夫有些呆板，但是谁知道是什么使人们快乐起来的呢？他们有一个完美的家庭，他猜测她的丈夫在城里。

“他们说明天会更热。”查理边说边为她包装着食品。他看到她扫视了一眼《询问者》杂志，然后皱起了眉头表示不赞同。唐亚·托马斯，那个有名的歌星的照片登在封面上，标题是“唐亚面临着又一次的离婚，与健美教练的私情终止了婚姻。”杂志里面还登了几张她拍得极糟糕的照片，并插入了一张那个肌肉发达的健美教练穿着T恤衫的照片，和另一张她现任丈夫躲避着新闻记者、遮挡着他的脸躲进夜总会的照片。查理看了一眼标题，耸了耸肩膀，“那就是好莱坞，他们都是朝三暮四的，很奇怪他们何必还自找麻烦去结婚呢？”他三十九年来一直与同一个女人生活在一起，对他来说，好莱坞的那些奇闻逸事就像是来自另一个星球的传说。

“不要相信你读到的任何东西。”玛丽·斯图亚特用一种坚定的语气说。他看着她，微笑了，她那棕色的温柔的眼睛看起来正在烦恼着。

“你对每个人都太好了，沃克夫人，他们和我们不是同一类人，相信我的话吧。”他清楚这些，这么多年以来，他看到很多搞电影的人在这里出出进进，每次都陪伴着不同的男人或者是女人，他们是相当招摇炫耀的一类人，他们与玛丽·斯图亚特·沃克是完全不同的，他确信她甚至根本不能理解他的话。

“不要相信你在这些小报上看到的東西，查理。”她重复了一句，听起来不同寻常的坚定，然后她微笑着拿起她的装着蔬菜的纸袋，向他道了再见。

到她居住的地方只有一小段路程，即使在六点钟以后，天气仍然是闷热的。她以为比尔会像往常一样，在七点钟左右回到家中，然后她在七点半或者是八点钟的时候为他做晚餐，这要视他的情绪而定。尽管她看起来很清爽，但是开了一天漫长的会议，她也有些倦怠而烦躁起来。博物馆计划在秋季开展一次大型的集资活动，他们想在九月份举办一次大型的舞会，希望她能担当主席，但是到目前为止，她一直婉言谢绝着，她只希望给他们提建议，没有心情去举办舞会。而且最近一段日子以来，她更喜欢她身边的实际的工作，诸如她在医院里为那些残疾孩子所做的工作，或者是在哈莱姆和那些失足的孩子们在一起。

当她走进公寓的时候，守门人迎接了她，并从她的手中接过纸口袋，将它们递给开电梯的男人。她谢过了守门人，然后在寂静中乘着电梯上到他们占据了整个一层的公寓中。这栋建筑物古朴坚固，外形美观，这是她在第五十大街最喜欢的房子。当她推开前门时，她所面对的景色也是非常壮观的。尤其是在冬季里，中央公园被白雪覆盖着，远处的地平线使近处的景物产生了一种浮雕般的效果；中央公园在夏季里也是怡人的，一切都绿意盎然，欣欣向荣，从他们居高临下的第十四层看去，一切都是如此美丽，如此平静，你听不到一丝从下面发出来的噪音，看不到一缕灰尘，感觉不到任何危险，一切都是美丽的、绿色的；而经过漫长的、凛冽的冬季以后，如约而至的春天百花齐放，如同魔术一般将整个白色的公园变得花团锦簇。

玛丽·斯图亚特谢过这位帮助她的管理电梯的男人。当她离开以后，她锁上了房门，走过长长的公寓来到宽敞明亮的白色厨房，她喜欢在像这样的实用的朴素的房间里工作，除

了墙壁上的三幅镶着框架的法国绘画以外，整个房间都是质朴无华的。白色的墙壁，白色的地板，白色的长长的花岗岩桌台。这间厨房在五年以前曾经在《建筑指南》上亮过相，那是一张玛丽·斯图亚特穿着白色的牛仔褲与白色的安哥拉羊毛衫、坐在厨房的一只凳子上的照片。尽管玛丽·斯图亚特烹饪出来的饭菜非常可口，但是很难相信真会有人在这样的厨房里做饭。

他们的管家现在只在白天上班。当玛丽·斯图亚特将蔬菜放起来时，整个公寓里静悄悄的没有一丝声音。她将炉子点燃，然后站在那里望着窗外的中央公园，望了很长时间。她能看到在公园里面的距离她这里有一个街区远的操场，记起了她在那里度过的数不清的时光。当她的孩子们还很小的时候，她带着他们到那里荡秋千，看着他们玩跷跷板，或者和他们的朋友们呆在一起，在冬天的时候他们几乎都冻僵了。而这一切看起来似乎是几千年以前的事情了……如此漫长……为什么一切流逝得这么快呢？看起来这一切就像是昨天发生的事情，她的孩子们正呆在家里，每个晚上与他们一起吃晚餐，每个人都在同时谈论着他们的活动，他们的计划，他们的问题，甚至阿蕾莎与泰德的争吵现在看起来都是美妙无比的，远比寂静更令人感到安慰。阿蕾莎在秋季回来对她会是一个安慰。阿蕾莎在巴黎上过一年大学之后，将要回到耶鲁大学念她的四年级，至少她回来了，她可以偶尔回到家里来度周末。

玛丽·斯图亚特离开厨房，走到书房里，她经常在那里做她的文案工作，他们在那里放了一部留言机。她打开留言机，立刻听到了阿蕾莎的声音，听到她的声音让玛丽·斯图亚特微笑起来。

“嗨，妈妈……我很想念你，我想向你问声好，看一看你的身体怎样。现在这里是十点钟，我正要和一些朋友们出去吃饭，我会在外面呆到很晚，不能给你打电话了。我在这个周末给你打电话，几周之内我就会见到你……再见……”过了一会儿，“……哦……我爱你……”然后是一声卡嗒声，她挂上了电话。留言机上记录了时间，玛丽·斯图亚特看了一眼她的手表，很难错过了她女儿的电话。当阿蕾莎打来电话时，纽约正是四点钟的时候，距离现在两个半小时以前。

玛丽·斯图亚特想在三周之后到巴黎去看望她的女儿，然后驱车去法国南部，再到意大利度一段假期。玛丽·斯图亚特计划在那里呆两个星期。阿蕾莎在学校九月份开学以前，只想回家住几天，她想在欧洲住的时间尽可能长一些，而且总是说在她毕业以后，她要回到巴黎去定居。玛丽·斯图亚特现在不想考虑到这一点，去年，没有阿蕾莎在身边，日子显得非常漫长而孤独。

“玛丽·斯图亚特……”下一个电话是她丈夫留下的，“今天晚上我不回家吃晚餐了，我要开个会，一直开到七点钟，然后我和客户一同出去吃饭。在晚上十点或者十一点钟的时候回来，对不起。”当他挂断电话时，又传来另一声卡嗒声，这个迹象显示着在他打电话的时候，那些客户很可能就在旁边等着他；此外，比尔讨厌留言机，他说他生来就不喜欢用这些东西，他宁愿给她留一张字笺。她有时候用这些事情来打趣他，但是在最近一段日子里不这样做了，这对他们两个人来说都是艰难的一年，这么多的事情改变了……如此多的真相被揭示出来，并令人失望……令人心碎。

当然，在外表上看来，他们看起来仍然和往常一样，玛丽·斯图亚特有时候怀疑这怎么可能，当你的心已经破碎，并

且不能修补时，你的生活却仍然继续着，煮咖啡，买床单，铺床，参加会议，起床，沐浴，穿衣服，上床睡觉，然而你内心已经有些东西死去了。在过去的年月月里，她总是思忖着别的人怎么度过这样的困境，这让她有时候感到病态的入魔，但是现在她知道了——你要继续生活下去，你只能这么做，你的心跳仍在继续，它不让你死去，你继续走路，谈话，呼吸，但是在内心深处带着创伤。

“嗨，”接下来的留言说，“这是托尼·约翰，你的录音机修好了，你可以随时来取走它，谢谢，再见。”还有两个留言告诉她委员会的会议时间改变了，一个留言询问她关于举办舞会的事情，还有一个留言是哈莱姆避难所的管理人员打来的。她匆匆记下了几个要点，记起了她还点着炉子，比尔不回家吃晚餐了，她应该将炉子关掉。最近他总是这么做，他工作得太辛苦了，这是他寻求解脱的方式。在她这方面来说，她也是这样做的，她用忙得不可开交的工作与会议和委员会来让自己从一切烦恼中放松下来。

她决定为自己煎几个鸡蛋当晚餐，但是不是现在。她关上了炉子，然后走进她的卧室。卧室的基调是浅浅的黄色，地毯是她从英国买来的古典的手工刺绣品，墙上挂着古老的油画与水彩画，精巧的壁炉是由大理石建造的，在壁炉台上放着她的孩子们的镶着银色框架的照片。在壁炉的两侧有两张舒适的椅子，她和比尔喜欢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或者周末坐在炉火前读书。他们现在在城里度他们的周末，过去的一年也是如此。在去年的夏季他们卖掉了康涅狄格的别墅，孩子们都已经离开了家，比尔不时地外出旅行，他们再也没有到那里去过。

“这些日子以来，我的生活看起来似乎是一个逐渐萎缩的

圆圈，”玛丽·斯图亚特对她的一位朋友开玩笑说，“孩子们都走了，比尔也经常不在家，我们似乎被剥夺了一切东西，甚至我们的公寓对我们来说也开始显得太空旷了。”但是她从来没有想过卖掉它，她的孩子们是在这里成长起来的。

她走进卧室，放下她的手提包，眼睛不由自主地望向壁炉台，看到他们在那里对她是一个安慰：孩子们的图片分别是四岁、五岁、十岁和十五岁的时候拍摄下来的……还有那只在他们很小的时候养过的小狗，那只巧克力颜色的名字叫做摩斯的狗，它是他们的亲密朋友。像往常一样，她发现自己又沉浸在对他们的怀念之中，她站在那里，目不转睛地凝视着他们的照片。看到他们是很容易的，只要站在这里，并且回忆，她好像又回到了另一个时代。她是如此渴望能够重返那些年代，那时他们的问题还很单纯，泰德的奶油色的小小的面颊在她的眼前浮现，那时他还是个小男孩，她可以听到他再次呼唤着自己的名字，看见他在追逐那只小狗……哦，当他三岁时的那个夏天，他掉进了游泳池中，她没脱衣服就跳进水中去打捞他，她救起了他。她总是在那里找到他，还有阿蕾莎。在前一个圣诞节，他们三个人在一起拍了一张照片，他们大笑着，手臂互相缠绕着，他们不停地笑闹，以至于那个摄影师恼火地请求他们安静一小会儿，以便让他可以拍一张照片。

泰德坚持为他们唱一些粗俗的歌曲，阿蕾莎歇斯底里地狂笑起来，甚至连她与比尔都忍不住放声大笑，如此愚蠢但是令人开心，和他们在一起她总是很快活。那天晚上留言机中的阿蕾莎的声音甚至比以往更尖锐了。然后，像往常一样，玛丽·斯图亚特从相片前走开，那些幼小的面孔既让她感到甜蜜，又让她感到折磨；既撕扯着她的心，又在轻轻地抚慰